湖北金石志

金石志九

宋

治平塼 存分書

治平元年八月四日造

治平元年八月四日造 按治平英宗紀元

黃州重建門記碑 佚據黃州志錄入

治平二年予佩荆州印浮舟跨長江而南道出於黃往見刺史陳侯入其南門楊扶下支隤然其將顛引轡疾驅而後過之予意陳侯甚才而敏於爲政是將葺之矣而不以告也明年春果有書來新作州門幸道我數十百字以識之奚予之

料之必耶蓋陳侯之為治有所緩急而後先之必有獲於黃人環境之內皆若家視而人仆而歎工欽稍繕治之由是壞者徹完者立實有館燕有亭聚得新廨焉得新廳遂作州門肅易其腐朽而一補之其陋言言其檐業業赫然甚壯黃人改觀焉然而作者之意其特以俾邑之尊雄而誇大之耶而以關鑰啟閉之為嚴固耶是亦有意於為刺史者耶蓋夫刺史之治其美惡必由此而出焉坐乎黃堂之上探方丈之紙挾筆而栽之作為符約以令乎民民莫不環起繳繞而奔走之其出也甚美則黃人欣然相告而喜焉其出也甚惡則黃人悉然相告而憂焉其甚美與甚惡在乎人而何所累于斯以其寓而出之也必有表焉者耳故曰兩觀災魯侯有不識焉若陳侯者猶有赧然者耶予知陳侯者也常恨其所處未

得窮其材如得其大且衆者而治之則固若強弩之發振機未絕而其所當者忽以破壞矣然後以得爲意今去於尚書郎而於窮淮之南治一奕棊地其蹂躪民事顧不易爲力哉況若門者邪啓級之餘可以立辦矣春秋之說動於衆者必書新作南門者譏不時也則陳侯之作于九月霜降之後而訖於十一月大雪之初斯其于時得矣可美不可譏于是爲文以道之治平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右司諫知荊南軍府事安陸鄭獬記

黃州新建門記治平三年鄭獬撰今已佚金石析佚考

木渠記碑

佚據鄖溪集錄入

木渠襄河舊記所謂木里溝者也出于中廬之西山擁爲水

走東南四十五里徑宜城之東北而入於沔後漢王寵守南郡復鑿水與之合於是溉田六千頃遂無饑歲至曹魏時夷王梅敷兄弟於其地聚民萬餘家據而食之謂之柤中故當時號柤中爲天下膏腴吳將朱然嘗兩提兵爭其地不得其後渠稍廢老農輟耒而不得耕治平二年淝川朱君爲宜城令治邑之明年按渠之故道欲再鑿之曰此令事也安得不力即募民治之凡渠所漸及之家皆授功投插杵呼躍而從之惟恐不及公家無束薪斗米之費不三月而數百歲已壞之迹俄而復完矣其功蓋起于蠻陂之北築巨堰鄣渠而東行穀陽二水循循而并來南貫于長渠東敵清泥潤附渠之兩涘通會陂四十九渺然相屬如聯鑑高者下泄其所治田與王寵時數相若也餘澤之所及浸淫中廬南漳二邑之遣

異時之耕者窮力而耨之不得稿苗則得稃穗今見其苕然嶷然皆秀而并實也刈熟之日囷府莫容則委而爲露積雖然此猶未足以見惠也至於歲大旱赤地焚裂而如赬則木渠之田猶豐年也于是民始知朱君之惠爲深也穫而食之曰此吾朱令之食我也以其餘發之於他邑亦曰此吾朱令之食汝也然而朱君之爲是幾踰歲而未經始之作其美利未盡發如其來者善繼之則地可無遺而溪洳之間厭食香稻矣則將委積而有不及歛者矣則將腐朽而燔燒之矣夫如是木渠之利尚可較耶予既爲之作記且將鑱之于石則又欲條其事附于圖志王寵之下庶乎其後世復有修木渠之利者於此又可考也朱君名紘字某某嘉祐中登進士第

治平中朱紘爲宜城令修木渠鄭獬作記今已佚 金石存佚考

南樓磨崖柳應辰押

佚

南樓大石上一刻兩字上曰柳徑二尺四寸筆勢清勁下若翻書人字唯行人腳不可復辨或以爲符或以爲花押邦人至標飾置神堂香火供事或云道州學側虞帝廟內亦有之云柳君名應辰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容齋四筆

予頃因見鄂州南樓上中磨崖碑其一刻柳字下一字不可識後訪得其人名應辰而云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既載之四筆中今始究其實柳之名是已蓋以國朝寶元元年呂溱榜登甲科今浯溪石上有大押字題云押字起於心心之所記人不能知大宋熙寧七年甲寅歲刻尚書都官員外郎武陵柳應辰時爲永州通判仍有詩云浯溪

石在大江逿心記間將此地鐫自有後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有閩中陳思者跋云右柳都官欲以柾取名所至留押字盈丈莫知其何爲押字古人書名之草者施於文記間以自別識耳今應展鐫刻廣博如許已怪矣好事者從而爲之說謂能厭遂不祥眞大可笑予得此帖乃恨前疑之非容齋五筆

尹公亭記

佚撰元夢
頭崇錄人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己外

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爲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
隨爲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處沔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
河南尹公洙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
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
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爲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
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
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不知其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
北阜竹柏之間結茆爲亭以茇而嬉歲除乃去既去而人不
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
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晉官李公會爲鄉爲是州始因其
故基增廣益狹斬材以易之而又以甓之既成而寬深亢爽
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此於是隨人皆喜

慰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
益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
是又修而大之者豈獨慰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
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
其名覽其迹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
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
已乎故予爲之書時熙甯元年正月日也

尹公亭記熙甯元年曾鞏撰在隨州今已佚金石存佚考

鄂州雜詩碑

未見據金石存佚考錄入

江夏黃鶴樓雜詩　熙甯二年六月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謝朓

炎靈遺劍璽當塗駭龍戰聖朝(文選作期)缺中壤霸功興寓縣鵲
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衿帶窮巖險帷帟盡謀選北拒溺驂
鑣西拱(文選作紀)收組練江海既無波俯仰流英眄(文選作盼)裴晃類
禋郊卜揆崇離殿釣臺臨講閣樊山開廣讌文物共葳蕤聲
名且慰蒨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麟參差代(文選作世)祀忽寂寞
市朝變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轉故林衰木平荒地秋草徧
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睠幽客滯江皋從賞乖纓弁清巵阻
獻酬良書限閩見幸藉芳音多承風采餘溯于役儀有期鄂
渚同游衍

漢口宴別(本作漢江宴別) 宋之問

漢廣不分天舟移杳若仙清江浮暖日(本作秋虹映晚日)江鶴弄晴
煙積水移(本作浮)冠蓋遙風送管絃嬉遊不可極留恨此長(本作

山川

黃鶴樓　崔顥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戍（本作樹）芳草淒淒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送夏侯子之江夏　賈至

扣枻洞庭上清風千里來留歡一尊（本作杯）酒欲別復徘徊相見楚山下漁舟憶釣臺羨君還舊里歸念獨悠哉

送康太守　王維

城下滄江水高高（本作江邊）黃鶴樓朱欄將粉堞江水映悠悠鐃吹發夏口使君居上頭（十字石本漫滅依集本補之）郭門隱楓岸侯吏趨蘆洲何異臨川郡還勞康樂侯

送人歸江夏本作送友南歸

萬里春應盡三江雁亦稀連天漢水廣孤客郢城歸郢國稻苗秀楚人菰米肥懸知倚門望遙識老萊衣

黃鶴本作鵠樓歌送獨孤助　顧況

故人西去黃鶴本作鵠樓西江之水天上本作上天流黃鶴本作鵠杳杳江悠悠黃鶴本作鵠徘徊故人別離壺酒盡清絃本作絲絕綠嶼沒餘煙白沙連夜本作曉月

右第一層錄詩七首

與史郎中飲本作欽聽黃鶴樓上本作上有吹笛　李白

一爲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鸚鵡洲

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遠本作去
芳洲之樹何青青煙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
此時徒極目本作望長洲孤月向誰明
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
鳳凰丹禁裏銜出紫泥書昔放三湘去今還萬死餘仙郎久
為别客舍問何如涸轍思流水浮雲失舊居多慙華省貴不
以逐臣疎復如竹林下而本作叨陪芳宴初希君生羽翼一化
北溟魚
贈漢陽輔錄事
鸚鵡洲橫漢陽渡水引寒煙沒江樹南浦登樓不見君君今
罷官在何處漢口雙魚白錦鱗令傳尺素報情人其中字數
無多少祇是相思秋復春

江夏贈韋南陵冰

胡驕馬驚沙塵起胡雛飲馬天津水君爲張掖近酒泉我竄三巴九千里天地再造新本作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西憶故人不可見東風吹夢到長安寧期此地忽相遇驚喜茫如墮煙霧玉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申一本作長句昨日繡衣傾綠尊病如桃李竟何言昔騎天子大宛馬今乘款段諸侯門賴遇南平豁方寸復兼王夫本作子持清論有似山開萬里雲四望青天解人悶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愁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山公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賢主人頭陀雲外多僧氣山水何曾稱人意不然鳴笳按鼓戲滄流呼取江南兒女歌棹謳我且爲君搥碎黃鶴樓君亦爲我倒卻鸚鵡洲赤壁爭雄如夢裏且須歌舞寬離憂

望漢陽柳色寄王宰

漢陽江上柳望客引東枝樹樹花如雪紛紛亂若絲春風傳我意草本度（本作別）前知（一作發前揮）寄謝弦歌宰西來定未遲

右第二屑錄詩六首

江夏寄漢陽輔錄事

誰道此水廣狹如一疋練江夏黃鶴樓青山漢陽縣大語猶可聞故人難可見君草陳琳檄我書魯連箭報國有壯心龍顏不回眺（本作眷）西飛精衞鳥東海何由塡鼓角徒悲鳴樓船習征戰抽劍步霜月夜行空庭徧長呼結浮雲埋沒顧榮扇他日觀軍容投壺接高宴

送儲邕之武昌

黃鶴西樓月長江萬里情春風三十度空憶武昌城送爾難

爲別銜杯惜未傾湖連張樂地山逐泛舟行諾謂楚人重詩
傳謝朓清滄浪吾有意本作酬倚入櫂歌聲

江上本作夏送友人

雪點翠雲裘送君黃鶴樓黃鶴振玉羽西飛帝王州鳳無琅
玕實何以贍遠遊徘徊相顧影淚下漢江流

送流浩然之廣陵送上本有黃鶴樓三字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山盡唯見
長江天際流

江夏題修靜寺

我家北海宅作寺南江濱空庭無玉樹高殿生幽人書帶留
青草琴堂羃素塵平生種桃李寂寞不成春

送王九遊本作之江左

昔登江上黃鶴樓遙愛江邊本作中鸚鵡洲洲勢透迤繞碧流

鴛鴦鸂鶒滿沙本作灘頭沙本作灘頭日落沙磧長金沙耀耀本作熠熠動飈光舟中本作人牽錦纜浣女結羅裳月明全見蘆花白

風起遙聞杜若香君行采采莫相忘

送元公歸本作之鄂渚

桃花春水漲之子思本作忍乘流悅首臨本作辭蛟渚江邊本作中

問鶴樓贈君青竹杖遙爾白蘋洲應是神仙本作子相邀本作期汗漫遊

江夏送客本作江上洲流人孟浩然

以我越鄉人本作客逢知本作君謫官本作居者分飛黃鶴樓流落

蒼梧野驛使乘雲去征帆沿溯下不知從此後本作分別本作還

袂何時把

泝江過本作至武昌

家本洞庭本作湖上歲時歸思催客心徒欲速江路共本作苦邅迴殘凍因風解新芳本作正度臘開行看武昌柳髣髴映樓臺

右第三層錄詩九首

送田本下有二字端公還鄂渚本作州使府二字本無　武元衡

孤雲迢遞戀滄洲勸酒梨花對白頭南陌送歸車騎合東城怨別管絃愁青油幕裏人皆本作如玉黃鶴樓中月並鉤君去庾公應借問馳心千里大江流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韓愈

湓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不枉故人書無因帆江水故人辭禮闈旌節鎮江圻而我竄逐者龍鍾初得歸別來已三歲望望長迢遞咫尺不相聞平生那可計我齒落日本作且盡君鬢

本作[illegible]白幾何年皆過半百來日苦無多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譬如親骨肉寧免相可否我昔質愚惷不能降色辭子犯亦有言臣猶自知之公其務貰過我亦請改事桑榆儻可收願寄相思字

夏口本作漢江　杜牧

溶溶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

送張判官本有歸覲二字謁鄂州大夫

處士聞名早遊秦獄疏囘腹中書萬卷身外酒千盃江雨春波闊園林客夢催今君拜旌戟凜凜近霜臺

送王侍御赴夏口座主幕

君爲珠履三千客我早青衿七十徒禮數全優知隗始討論

嘗（本作常）見念回憑黃鶴樓前春水闊一盃還憶故人無

寄牛相公

漢水橫衝蜀浪分危樓點的拂孤雲六年仁政謳歌去柳遶春堤處處聞

赴黃鶴樓盧侍御宴（本作盧侍御與崔評事為予於黃鶴樓置宴宴罷同望） 白居易

江邊黃鶴古時樓勞置華筵待我遊楚思淼茫雲水冷商聲清脆管絃秋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總是平生未行處醒來堪賞醉堪愁

上江夏主人（本作行次夏口先寄李大夫）

連山斷處大江流紅旆逶迤鎮上游幕下翱翔秦御史軍前奔走漢諸侯曾陪劍履升鸞殿欲謁旌幢入鶴樓假著緋袍君莫笑恩深始得到忠州

右第四層錄詩八首

黃鶴樓　賈島集無

高檻危簷勢若飛孤雲野水共依依青山萬古長如舊黃鶴何年去不歸岸映西州城半出煙生南浦樹將微定知羽客無因見空使含情對落暉

漢陽太白樓　李羣玉

江上層樓翠氣本作翠靄間滿簾春景本作水見翠山本作滿窗山青楓綠水本作草將愁去遠入吳雲暝不還

送謝山人歸江夏　陳陶

黃鶴春風二千里山人相本作佳期碧江水攜琴一醉楊柳堤日暮龍沙白雲起

武昌老人說笛歌　劉禹錫

武昌老人七十餘手把庾令相問書自言少小學吹笛早事曹王曾賞激往年征(本無此字)鎮戍(本有到字)蘄州楚山蕭蕭笛竹秋當時買林(本作村)恣搜索典御身上烏豹裘古苔蒼蒼封老節石上孤生似風雪商聲五音隨指發水中龍應行雲絕曾將黃鶴樓上吹一聲占斷(本作盡)秋江月如今老去語尤遲音韻高低耳不知氣力已微心尚在時時一曲夢中吹

曉泊漢陽渡　王貞白

落月臨古渡武昌城未開殘燈明市井曉色辨樓臺雲向(本作)自蒼梧去水從嶓冢來芳洲號鸚鵡用記禰生才

黃鶴樓(本作驛)寓題　羅隱

野雲芳草遶離邊(本作離鞭)勿向東流(本作敢對青樓)倚少年秋色未催輪塞雁客心先下洞庭船高歌酒市非狂者大嚼屠門亦偶

然車馬同歸莫同恨古人頭白盡林泉

望故汭城　皮日休 集無

江城遺壒枉艤棹望天涯古壁昭[丘]樹殘紅夢苑花樓臺依

水勢雉堞帶山斜何事堪揮淚鄉程北去賒

望黃鶴山張君 本作寄張徵古　沈如筠

寂歷遠山意微杳半空碧綠蘿無春冬 本作冬春 彩煙與 本作彩雲竟

朝夕張子海內奇久爲巖中客聖君多 本作當 夢想安得老松

石

黃鶴樓　盧郢

黃鶴何年去杳冥高樓千載倚江城碧雲朝卷四山景流水

夜傳三峽聲柳暗西州供悵望草芳南浦徧離情登臨一向

須回首看御鄉心萬感生

馬棨石碑題江夏黃鶴樓雜詩是行之下題熙寧二年六月□日額立篆鄂州雜詩四字碑高五尺九寸寬三尺二寸界五橫刻齊唐人諸體詩行書謝脁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一首宋之問漢口宴別一首崔顥黃鶴樓一首賈至送夏□子之江夏一首王維送康太守又送人歸江夏二首顧況黃鶴歌送獨孤助一首李白與史郎中飲聽黃鶴樓吹笛又鸚鵡洲又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又□漢陽輔錄事又江夏贈韋南陵冰又望漢陽柳色寄王宰又江夏寄漢陽輔錄事又送儲邕之武昌又江上送友人又送孟浩然之廣陵又題江夏修靜寺又送王九遊江左又送元公歸鄂渚十三首孟浩然江夏送客又□□□□二首武元衡送田端□還鄂渚使府一首韓愈除官赴闕至

江州寄鄂岳李大夫一首王樸送侍御赴夏口一首杜牧寄牛相公一首白居易赴黃鶴樓崔侍御宴又上江夏主人二首賈島黃鶴樓一首李羣玉黃鶴樓一首劉禹錫武昌老人說笛一首王貞白□泊漢陽渡一首沈如筠□黃鶴山張君一首盧□黃鶴樓一首其姓氏莫辨者夏□及送張判官謁鄂州大夫二首又在沈如筠之前一首姓氏與詩皆失共十九人共詩三十七首字跡蘚蝕者半并不著書人姓名爲可惜今在江夏縣黃鶴樓湖北金石詩注

鄂州雜詩碑分五層共錄詩三十九首今在黃鶴樓後斗姥閣西壁不著書人名氏而字法端麗不滅前艮所錄二十一人之詩合三十九首予以乾隆甲寅覓得之搨得一紙嘉慶戊寅兒子守仕僧工人往搨則字多漫滅矣爰以

舊搨及所傳集本參考異同逐層附注于後裝池成册又輯而錄之入于此編（金石存佚考）

梅山二大字（存正書在興國州）

梅山

梅山摩崖二大字范純仁正書熙寧二年在興國州北六十里沙村（金石存佚考）

沙村里許大石方廣垂覆如厂內有石壁立長丈餘風雨不侵蝕漆書梅山字徑尺有咫左字五已卯孟冬朔右字四范純仁題亦度可三寸許大者則忠宣公筆也（張侑灣集）

峴山亭記

（佚按六一居士集錄入）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
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
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
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
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
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
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
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
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
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
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
與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與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

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

日六一居士歐陽修記

峴山亭記熙寧三年歐陽修撰（輿地碑記目）

峴山亭熙寧初史中煇因舊址重建歐陽修有記（明統志）

峴山亭記歐陽修撰熙寧三年十月在襄陽（金石存佚考）

合掌石蔣著題名

未見

合掌石蔣著題名在迴峰山合掌石上熙寧五年春三月邑大夫張仁甫嘗約游迴峰不果冬十月國喜師長老靈跡話別于合掌石前江西進士蔣著題（麻城縣志）

宜城縣長渠記

佚　據元豐類藁錄入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

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爲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永初元年築宜城縣之大堤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州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堨使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爲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

以爲宜也蓋鄧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旣廢使其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如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蹈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不思也與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之有

爲嘉將任其心蓋皆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

故二人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予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與予至而問焉民皆以爲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之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爲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曾鞏記

宜城縣長渠記曾鞏撰熙寧六年八月 金石存佚考桉記以荆及康狼二山爲縣東之源今荆山在南漳縣界中而康狼之名無聞明府志以南漳之司空山當之然未有以證也字書言康崀山空峴又古康空一聲同在漢時閒翔康狼即康崀訛字而司空乃由本名無可疑矣

龍翔山題字

未見

龍翔山在縣北一里上有窪尊石刻熙寧癸丑上巳等字一統志

未見

歸州玉虛洞謝師厚岑巖起題名

去江岸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溪也過溪又里許爲玉虛洞有熙寧中謝師厚岑巖起題名又有陳堯叟所作記敘此洞本末云唐天寶中獵者始得之入蜀記

天寶五年有人逐白鹿於此薄而窺之乃有洞可容千人周圍石壁隱出異紋成龍虎之形花木之狀日居左而圓月居右而缺如琢如畫顏色鮮麗中有石座者三瑩然明

白有石乳下滴結成佛像列於前後溫潤如玉因謂之玉虛洞三伏之際凛若九秋郡守奏其狀乃於洞側置觀度道士七人御賜題額晏公類要

陳堯叟玉虛洞記

未見

詳上

歐陽修聞喜亭詩

存行書在襄陽

和韓學士襄陽聞喜亭詩

巍碑高城漢水邊登臨誰與共躋扳晴川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可歎沉碑憂岸谷誰能把酒對江山少年我亦曾遊目風物今思一夢還　廬陵歐陽修

聞喜亭詩歐陽修撰在聞喜亭輿地碑記目

康熙間城東北寺僧掘地得石刻歐陽修和韓學士聞喜亭詩知府沈五臯重建亭於東北隅遊人多次其韻以勒諸石今亭復圮而石刻諸詩並存呂祖閣金石存佚考按嘉慶通志扳誤黎獄誤笑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佚據臨川集錄八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氏諱紓之夫人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尚書獨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仙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岵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爲熙寧元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

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獨爲祕書丞知漳州攸縣䦨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蒙山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内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以助賓祭補紉澣濯饎爨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𫄨鳴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熙兮窈其爲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壯則萎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葬祔祭配祗兮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鄭公夫人李氏墓志銘王安石撰熙寧八年金石存佚考

安州白兆山寺經藏記

佚撰范忠宣集錄入

予自少喜爲山水之遊凡所至有名山勝概雖遐險必造焉治平二年自侍御史責倅安陸安之西有金峰山山有古白兆僧寺時道人垂素爲之長老而衆皆稱其名德寺有本朝列聖御書歲時郡遣從事檢校予到官纔數月遂自求以往至則愛其林泉幽茂岡谷深邃周遊登覽而邀素從焉惟法堂土木新詢之則素所營也予益嘉其必葺又至僧堂北隅有老屋若殿而小視其榜則經藏也素指謂予曰此雍熙中所建有襲御史石記在焉然地址隕僻蘚腐所滋遊禮者或不能至將徙而置之大殿之西爽塏之地而新之予詢其期則曰釋子舉事待信施而集雖志於有成未可必其期也予

移官去後一紀謫守義陽距安爲近地僻少賓友思得素談
老莊而闡其老益高介棄其寺而庵居罕與俗接予讀以書
招之書未達而素已惠然見訪矣語道之暇因曰昔者欲徙
之經藏今已成矣自治平三年冬十月經始至熙寧夏五月
告畢計用檀施之財八十萬將刻石以記歲月願公爲我書
之予曰師嘗自謂傳達磨之宗不立語言文字直指心源見
性成佛奚取五千之書而復新其藏爲又以一切有爲皆如
夢幻已則忘之何用歲月名氏之記而求知於後人哉師曰
不然夫衆生靜明直心與佛齊等由情著於物故翳而爲病
佛猶良醫知病之本皆稱其淺深緩急爲藥以治之今之經
猶對病之藥也物之感情無窮故衆生之病無窮則其所治
之藥亦無窮此五千之書所以必有也今之經藏猶藥之府

也則其棲貯不得不嚴將以應夫病者之求則亦藥之肆也其設置不得不顯此藏之所以必徙而新之也大凡前人有爲必告後人以爲之之意則庶幾其守而不墜矣此記之所以必作也予聞師之言愛其有理故爲之書元豐元年冬十有一月壬記

安州白兆山寺經藏記范純仁撰元豐元年 金石存佚考

按白兆山在安陸縣西三十里李白有白兆山桃花巖寄李侍御詩又北史于顗爲安州刺史禱雨於白兆山卽日感應

通慧禪院移經藏記 佚據西臺集錄入

始予通守安陸嘗行諸山中閒游乖釋素之寺殿堂門廡皆稱而所謂經藏者獨介於堂之北隅側陋非地也後十有一年余謫義陽素聞之自山中來持唐御史穎之文而謁余曰

此經藏頌也夫子嘗憫其藏之非其地今似得其地矣欲識之夫子豈有意乎余曰素而所謂得地者何如曰費錢六十萬工七千自治平丙午距熙寧辛亥凡六歲不倦而後辭乎側陋之地占西隅之高明使行者仰居者誦而有仰於教爲余曰素而可謂善士矣元豐二年五月十九日記

校畢仲游西臺集有元豐二年五月代范忠宣撰移經藏記豈忠宣嘗以見屬而爲之稍延遂自作與抑未嘗見屬而仲游私爲之邪既兩見集中因并錄之以俟考焉金石存佚考

儀真從事張沂墓志銘

未見搨金石存佚考錄入

張姓也沂名而樂道字也新鄭管城其先之所居鄂之漢陽

後所遷也謫左司外郎贈太常少卿曾大父也嶠考功外郎
贈工部尚書大父也倣太常少卿贈兵部尚書父也試將作
監主簿用父蔭也兩尉蘄之蘄春嘉之峨嵋主簿於彭之九
隴從事於儀眞君之所歷官也白晝大邑剽掠居民前人所
不能禁選壯士行詭道出其不意捕全夥者二十三人朝廷
著令獲七人者遷其官君之所獲再倍其數而不得遷者不
親乎矢石人皆以此惜之此君之尉蘄春也總簿書而滑吏
不能以非文其是司符印而奸人不能以僞售其眞嘗有以
事私謁於君正色卻之以示其公此君之主簿於九隴也修
器械嚴禁令出則有警居則有備寇盜公行而獨不入其境
此君之尉峨嵋也謀一政必推其忠決一獄曲盡其理州將
煩以數局事無大小一皆剖斷若無所事外召委以軍儲五

萬不越旬決間如其數官滿用舉者改京秩未遂行偶疾而卒此君之從事於儀眞也始君之在九隴代將及期漕憲惜其去表移嘅嘅既又用舉者授儀眞誥君之少時有志於學綴習事業卽有過人之材學士大夫多器重之嘗語人曰天下之士起於進士者常少而由門閥者比有於四方世之人多以進士爲可重門閥爲可輕彼豈知材足以任官位足以行道則門閥亦進士已奚輕重之間哉由是起而調官故所至見稱若大漕羅公拯漕使俞公充皆一時名人交薦其才則君雖出於門閥其視進士亦無少愧焉不幸早世不能盡其蘊志如使得以壽終其所施爲有足言矣雖然君之爲人其性敏捷而行廉精力强記無所不能嘗攻天文地理之學書札奕棊之事而於奕棊爲尤長也噫奕棊小數惡足爲君

道哉里人多以此稱君故予亦不得而略也君之夫人乃泰之凌氏而工部侍郎之孫女供備使副之女既笄之五歲適於君其爲人有賢行居常以不得事舅姑爲恨而其夫得以盡心於外事而見知於上官者以夫人爲之內也君之享年甲子二百四十二而夫人則多君之甲子二十四君之卒於元熙寧八年六月初三癸巳日而夫人則後君之四年卒於元豐元年十二月初六日□午日君用元豐二年三月十九日丙申葬於沌口先塋之西百步已而夫人祔嗣方嗣文嗣仁君之三子而二女尚幼在家嗣方狀其實請銘以葬而侯官李先論次其事而爲之銘銘曰迪可以惠兮逆不可從惠迪則吉兮從逆乃凶回年不益兮跖乃壽終天之報施兮莫得而窮

儀真從事張沂墓志銘閩人李先撰元豐二年志言墓在沌口而縣志云土人於參山掘得之沌口去參山尚三十里疑刻銘時擬葬沌口而改卜參山不及追易也余有𣿽佚考按志云君之甲子六百四十有一蓋併四十歲夫人多君甲子十有四爾甫辛後君三年六月嘗生後君一百八十日得年四十有二歲

武昌西山蘇軾等題名

存正書在武昌

江綖蘇軾杜沂沂之子傳俟游元豐三年四月十三日

馬案右磨崖在武昌縣西山石壁案蘇軾年譜云元豐三年二月一日到黃州五月與子由遊武昌西山寒溪寺此與江綖杜沂遊在子由同遊之前一月蘇公詩集有杜沂遊武昌以酴醾花菩薩泉見餉二首杜蓋與蘇公常往來

之人江縱無考湖北金石詩注

東坡集中有書杜君懿藏諸葛筆君懿名叔元沂之父也金石存佚考

沈遼題名

存正書在西山

沈遼元豐三年十月六日遊湖孫口假雅子修從

馬案右宋沈遼題名共十八字字徑二寸六分正書孫及子修二人俱無考在武昌縣城北臨江西山石壁案蘇軾有送遼赴廣南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又云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此元豐七年之作今題名在三年蓋與東坡相處在黃巳四年矣沈之里居無所考湖北金石詩注

蘇軾李嬰吳亮趙安節王齊愈潘丙元豐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游□十日嬰□來

李嬰漸水令宵作滿江紅一曲上東坡見叢話吳亮字君釆武昌主簿王齊愈字文甫揵為人寓居武昌其弟則齊萬予辯也潘丙字彥明黄州人並見東坡詩文集金石存佚考

張沈徐向等題名

存正書在武昌

荆湖御史張沈來七字近缺武昌游東坡祓館儀舟江濱散步林石間得陶元陝蘇之跡遐想清高命尊游目今古相望同此樂者齊安縣帳徐向知錄胡瑞是邑宰李偕簿馬總年尉姚天驥淳熙七年二月十七日書

張沈徐向等題名正書淳熙七年二月十七日在武昌金石

存佚

考

杜彥貞李楷等題名

存　正書

在武昌

淳熙庚子暮春既望與令李楷步白西亭覽江山之勝遐想韓仲卿鄧聖求之爲政其人不可復見因摩撫斫壁訪元蘇二先生遺跡倘徉求之而還時杜彥貞宋漢臣劉景對陶澹

同遊子憲德從

馬棨石宋李楷題名在武昌縣江邊烏嶼所云韓仲卿鄧聖求棨唐書宰相世系表韓仲卿祕書郎愈之父又李白文集有韓仲卿去思碑記內云君名仲卿南陽人也自潞州銅鞮調補武昌令下車三月政教大行云云又案蘇文忠公集西山詩序云嘉祐中翰林學士承旨鄧聖求爲武

昌令常遊寒溪西山山中人至今能言之云云一爲青蓮所許一爲東坡所重二公之政績想皆卓卓當時者其李楷杜彥貞等六人無考又蘇元二先生蓋指元結與蘇軾也湖北金石詩注

乳母銘行正書在黃岡

乳母任氏墓誌銘正書橫列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于杭密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黃之臨皋亭享年七十有二

十月壬午葬于黃之東阜黃岡縣之北銘曰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蘇軾乳母銘此刻在黃州近有人於土中得之蓋子瞻親書於石者以故比之他書尤圓古遒勁其用墨過豐則顏平原之遺軌也王弇州續稿

乳母銘蘇軾撰并書元豐三年十月在黃岡縣金石存佚考

黃州師中庵記

佚據續資集錄入

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執友也故予知其爲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安之人知其爲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

其爲吏通而不流猛而可慕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敢欺也始爲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事之不替及來齊安常遊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兒子邁以遞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爲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蓋師中之去十有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予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蓋已爲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爲桐鄉嗇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既而桐鄉祠之不絕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歿而齊安之人爲亭爲庵

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師中其將往來於新息齊安之間乎余
不得而知也元豐四年十二月日眉山蘇轍記

黃州師中庵記蘇轍撰元豐四年今已佚金石存佚考

黃州快哉亭記

佚據欒城集錄入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漢沔其
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
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
瞻名之曰快哉蓋亭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
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
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
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銷日出漁夫樵父之

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風流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亭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甕牖蓬戶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

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自勝者烏覩其為快也哉

快哉亭記蘇轍撰在黃岡今已佚金石存佚考

武昌九曲亭記佚據類纂集錄入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溪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息草酌酒相勞意適忘返往往留宿於山中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

勝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陰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日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者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

無貴於外而姑寓焉此予贈之所以有樂乎是也

武昌九曲亭記蘇轍撰元豐五年今已佚金石存佚考

郝處俊墓碑

未見

郝處俊安陸人也相唐高宗嘗爲中書侍郎旣終葬於州西南三十里慶歷中太守校理孫甫之翰嘗令令狐子先爲文將鑱石立於涓津之側以表之會温成張氏方以修媛寵貴之翰畏譏終不立元豐中滕甫元發守是邦將罷又爲文刋石以遺安陸令俾建諸道左未幾故相清源公蔡確謫知州事暇日有一絶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閒釣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是時宣仁聖烈皇后垂簾坐是詘上竄嶺表以卒其滕公所刋之石

今尚委於合廨之門 塵史

道光二十年諸生易中簡於屋壁掘得白石殘碑一段僅存數字字大徑寸一行其時亦三字一行其民太守四字一行郝處俊以忠五字郝忠字亦不全共十二字石既瑩白書法亦工必是郝公碑中字無疑 安陸縣志

前後赤壁賦 存後人重刊 正書在黃岡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淩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

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眇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

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

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横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二道士羽衣翩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趙孟頫書赤壁賦一為冢宰趙用賢重刻一為郡守潘允

哲以樵李項篤壽所藏真蹟摹刻今已壞黃岡縣志

二賦堂階前樹趙文敏所書前赤壁賦碑係前明周萊峰思兼摹刻旁一新碑鐫後賦乃桐城何道岑應璉知黃州時命陳簡巷書以續之𥳑巷文選

東坡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吳匏庵詩云西飛一鶴記何許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注數行石刻舊曾藏天香樓偶得

赤壁賦蘇軾撰元趙孟頫正書水經注江水左逕百人山南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處所也在今嘉魚縣東北與江夏縣接界處黃州赤壁則水經注所謂赤鼻山也東坡集記赤壁云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因未嘗以爲信然

念奴嬌詞及此賦所云乃詞賦家假借之詞耳指斥與迴

護蓋兩失之金石存佚考

煙霞井康伯題名

存正書在麻城

壬戌三月上巳日康伯攜家游此按壬戌爲元豐五年石刻與五段在麻城縣道觀磯廟石平壁有地名煙霞井

黃權思題名

存正書

元祐五年正月晦日建浦黃權思正遊四子尚高向局侍行

李志□題名

存正書

李志□游此紹聖四年九月十九日書

亭川陽门題名

行正書

大觀四年十一月亭川陽门載酒遊门來游 按以上四段在井左

吳季堅題名并詩

行正書

吳季堅攜家游此　已亥清明後一日　拂衣歸去來西山有嘉遯林花紅紫雜尊酒清淵湄门攜款琳宮抖擻擺塵坌清明雨新霽山色遍秀潤 按此則在井右側

蠻人田思忠等受降碑文

佚

蠻人田思忠等受降碑文在縣邊界南五里受降立晉元豐六年立碑長四尺闊一尺 寰宇碑記目

蠻人廖萬崇等柱文

佚

蠻人廖萬崇等柱文碑在□遐寨南五里元豐六年立誓刊石界首（輿地碑記目）

施州清江縣有歌羅永□細沙□遐尖木夷平六寨熙□六年省施州永興砦置夷平砦元豐三年七月廢永□砦置行廊安碓二寨（宋地理志）

黃州安國寺記

佚（據東坡集錄入）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爲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思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

從家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
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道
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
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
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
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
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
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為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
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
謝去余是以媿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
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僞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
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

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音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團練副使眉山蘇軾記

黄州安國寺記汝州團練副使蘇軾撰元豐七年金石存佚考

鐵壁二大字

存正書雙鉤在興國州

鐵壁

鐵壁二大字蘇軾正書明人重摹在興國州銀山寺金石錄

郢州新修縣尉司記

佚據安陸府志錄入

九品官視縣尉爲最賤九州之地郢當僻陋州城北百步許尉舍在焉老屋十餘間腐黑撓折遇雨水行堂室中冠巾皆溼蛙蛤爬沙出沒榻間與人爲忤每大風至其上索索有聲

同人如揚爾眛人目不得開屋下之人疑將壓焉尉最賤故無錢力可繕完便與歲月因循益老而弊朽以壞也予以貧得爲尉不敢擇也故鄉水陸四千里乃不知嶮且遠郡憐其眠食於雨暘間也得錢五萬四千尉舍始完予東吳野人無適將才用非所宜仕於此時者故曰恐招罪悔尉舍既成自爲之記且具隻雞斗酒以樂之因自曉曰佳可食故伐漆可用故割予恐幸無用於時從下上之列而又易於去就平日學聖人之道將進而行將退而藏亦猶是柤梨橘柚爾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予不知孰爲可不可也楚江之滸有舟有檝使予得南浮瀟湘觀洞庭夷猶於瀰漫演迤間東望激江接竿鼓枻而遊忽焉以消予憂是自幸哉入語妻子曰汝曹姑復被以待元豐七年六月一日

郢州新修縣尉司記張擴撰元豐七年六月金石存佚考

李白安陸白兆山桃花嵒寄劉侍御綰詩刻

存正書
在安陸

雲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雖冥絕鸞鶴心悠然歸來桃花嵒得憩雲牕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猨相連時昇翠微上邈若羅浮巔兩岑抱東壑一嶂橫西天樹雜日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飛蘿搖春煙入遠構石室選幽開上田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載方來旋

李白安陸白兆山桃花嵒寄劉侍御綰詩刻元祐三年安陸李慥彥顒鑿崖石刻李白詩見黃山谷集金石存佚考

義井碑陰許覺之題記

佚據隸釋錄入

五大夫秦爵也秦距今千數百年漢東故物獨此尚存按義井碑文中有光和三年此漢碑也元祐丁卯郡守許覺之從於後圖亟題識於碑陰題詩於額且爲秦碑隸體字原先訂其誤矣

義井碑額許覺之詩 佚據隸待續入

一千二百餘年外萬事銷磨不可尋僻予井泉誰記古隨人閒巷祇如今隸書字雜科蝌體民間行樂石陰登覽時來醒醉目猶勝他物在園林按許覺之詩與前題識刻於同時

龍王堂元祐題名

未見

龍王堂石刻元祐四年在麻城嘉慶通志

閻清令甫遠獻自撰墓志

未見據金石
存佚考補入

遠猷蒲氏家成都字仲俞生於大中祥符辛亥歷五朝八十有一年遠祖本河中寶鼎人仕於唐隨僖宗幸蜀及乘輿反正中原亂遂爲成都人曾祖父諱勳祖父諱裕先君諱亮皆不仕遠猶幼而好學學賦於代淵受易於任維翰學詩於周式受太玄於徐庸慶曆六年進士及第授緜竹尉移集州司理參軍梓州司理參軍皆以親憂不赴服除了無仕宦意閒居益讀書學文婆娑鄉里者數年親友激勸乃調河南尉用薦章移臨晉令以蜀人例移閬清令到官踰年病脚氣尋醫歸至舒州長風沙而舟壞全家幾葬魚腹是歲熙寧庚戌也會任師中伋在齊安館我於臨皋亭不能期月孫叔康昌齡在蘄州以舟來迎至則寓浮居舍且謀歸蜀而蘄州亦江淮

之會有魚稻布帛養生之具足年又漸老遂卜居焉買宅一區有田數十畝可供伏臘其歸獨與否則在子孫矣娶晉陵張孟之之女卒于元祐戊辰葬州南石鼓院南二里二男二女長女嫁眉山陳綱長子穆舉進士再試禮部次女嫁河南王蒙亨幼子稷仆有男孫癸始十歲女五歲有歌詩雜文十帙未次嗚呼古之誌其墓者雖誌其前後左右山澤而已後世遂銘其文行功業然四物者必躬有道德仁義遭時遇主有崇爵大位有功於社稷有澤於生民或不遇無位則必有卓然獨立之行可以名世苟無此不可以黃壤朽骨厚誣來世予生太平時無可銘之具衣帛食稻大耋而不衰但乾坤中一幸民耳恐後世有銘予墓者加釀空文死而有知予豈不自愧乃作誌付穆與稷慎無發於理命元祐辛未九月十

三日誌

閩清介蒲遠猶自撰墓誌豫章黃庭堅書簡寂觀道士陳

善淵摹刻元祐六年　墓在蘄州安平鄉獨山之麓嘉慶

十三年土人墾田得之　代淵字仲顏導江人有周易旨

要二十卷周式成都人有毛詩箋傳辨誤二十卷徐庸東

海人有周易意蘊一卷卦變解二卷任汲字師中眉山人

所敘師友皆當世知名士金石存佚考

唐質肅公神道碑

佚據忠肅集錄入

公諱介字子方姓唐氏惟唐氏世譜其始遠矣至漢初厲從

高祖起豐爲斥丘侯後十七世彬仕晉封上庸侯又二世輝

爲前涼臨江將軍居晉昌稍分徙太原京兆北海北海之後

璡仕周開府儀同三司臨淄公臨爲唐禮部尚書天寶之亂子孫又散去有爲唐山令曰熊者居餘杭生子曰希顏天復中以明經爲建威軍推官是爲公之高祖曾祖仁恭爲吳越鹽鐵巡官尚書水部員外郎祖渭仕皇朝至尚書職方郎中始自餘杭家江陵遂爲江陵人考拱左班殿直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追封妣盛氏英國太夫人祖太子太傅妣夏氏嘉國太夫人考太子太師妣兩崔氏崇國光國太夫人公十三歲丁太師喪于澧州家散徙州人賻之者泣謝不受侍母夫人護喪歸江陵養親終服無違于禮天聖八年第進士爲鼎州武陵尉郡掾鞫獄貳既決猥曰驗死不明乃尉之罪私請曰驗罪輕鞫罪重公憐其言爲受罰調岳州沅江令縣民龍氏上書訟分田不均坐不實徙以死其子陳冤更數令不

得直公躬至田所按圖契是非立辨遂均其田州民李氏以
高貲爲上下所漁擾或者不厭因告其祠鬼用人守吾擊斷
則逮繫其家百口極獄之慘情不得奏公治有能名專屬之
公考閱實非殺人者守乂奏以爲未盡詔殿中侍御史方偕
移劾于澧州卒用公所具獄不能變以武康軍節度推官知
夔州奉節縣寶元二年轉運使應詔舉充三路知縣遷祕書
省著作佐郎知莫州任丘縣縣當信使驛往返誅索繁急其
下因緣爲姦利與時俛首趣辦莫敢何辨公爲作區畫預居
其物毋使至親坐驛門給之一以法令從事應復還而毀失
者移文取其償故過者皆戢上下便之塘水歲浸邑田十一
村而塘貲中人主之州縣畏其勢無以拒公募民自高陽起
堤亘鄚十餘里蔽之其患遂息丁光國太夫人憂服除知相

州安陽縣事改祕書丞慶曆初河決其所監司舉公通判德州二年改太常博士徙通判復州未至召為監察御史裏行轉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宗室請買官地公言可予則賜之不可者勿聽而使輸直非也內侍督作龍鳳車于啟聖院公言此太宗神御所在為後宮輿服故喧瀆其中又車飾金玉過制皆非是詔罷之張堯佐以恩澤一日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公言不可因引唐天寶所以致禍敗者既累疏乃與諫官等七人極論殿上又白御史中丞留百官班將延議卒奪其景靈宣徽兩使明年賜五品服未幾堯佐復為宣徽使知河陽或謂補外不足論公曰宣徽次二府不分內外獨力爭之仁宗皇帝諭曰除擬初出中書公言是當責執政退請全臺對不許自請罪又不許章十數上遂

劾宰相附會堯佐諫官朋比事及宮掖因請采公議別擇用
大臣其言堅直帝亟召二府示以疏公面質宰相曰自惟有
是乎君前禮毋得隱者樞密副使龐公下殿猶爭益切遂
貶春州別駕明日改英州遣內侍隨之制出人情驚愕于是
敕朝堂告諭百官又明日罷宰相黜諫官公怡然南去絕口
不爲人道當此之時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聞風歎慕聳然
有立志往往作爲文章以頌詠其美自是言事官以畏嘿爲
恥而大臣亦知所鑒戒云四年檢校水部員外郎全州團練
副使監彬州稅復祕書丞又復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五年
復殿中侍御史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遣中使齎告
身就賜乘驛赴朝蓋皆異禮也入見帝曰知卿守節謫官以
來無私書至公卿問公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所避如故假

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開封府判官至和元年知揚州辭日
帝復諭曰卿孤立不移所守今雖在外無忘規補賜服三品
俄徙江南東路轉運使嘉祐元年侍御史吳中復請還官言
路時潞國文公再當國亦言唐裴垍爲御史所言皆中臣病
而責太重願如中復言召之還工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戎
人侵耕河西經略使令築堡限之麟州守將輕出按視賊奄
至與戰而沒朝廷罷易帥臣公攝事郎絕其互市盛兵境上
戎人懼乃來請議事半多如公策三年徙淮南江浙荆湖都
大制置發運使入爲三司度支副使四年以本官拜天章閣
待制知諫院同提舉萬壽觀帝自至和後御朝淵嘿公言君
臣如天地以交泰爲治願時延訪羣下發德音可否政事以
幸天下又言賞罰不可以貴賤輕重如孫沔呂溱侈縱宜深

責必行則衆信矣論宮禁干包恩澤其命不由中書此古所謂斜封非盛朝所宜有有請裁放後宮冗數罷祈禳齋醮之不經者諸路走馬承受使臣淩擾郡縣可罷勿遣以權歸監司天下配軍至死無赦與古律意異宜令有司差其重輕有所縱遣仍著為法又言士節不立願委大臣進敦朴忠厚之士稍抑聚斂文法吏以銷刻薄浮競之風國朝祖陵在保州自楊懷敏廣塘水稍稍侵近議賜錢改卜公言遷久安之神以其地與水非尊祖之道宛國公主夜開皇城門入禁中請重責守者以嚴宮省是年充北朝生辰國信使五年轉禮部郎中權發開封府事時御史中丞劾宰相未報乃自去官號不出宰相亦待罪公與諫官御史延請辨其曲直于是罷御史中丞公亦求外補得知荊南而門下封還制書謂公不宜

處外乃留復知諫院言新除樞密副使與內侍通姻不可大任屢疏卒罷之而公亦去知洪州翰林學士胡宿等七人上書懇留不報七年拜龍圖閣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明年英宗皇帝即位遷吏部郎中除樞密直學士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治平元年召爲御史中丞首言先帝在位四十餘年天下樂利惟仁治而已願陛下廣恩德則爲善繼四海蒙福矣帝重其語公前後三在言職多鯁切無所回忌明年拜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河東經略使至則首戒邊將毋生事初代州苛嵐軍西夏數擾邊公遣兵撤其所築境上堡柵又移文諭以利害嚴守以待之遂不復敢動其後寇大順城環慶路帥移檄出兵牽制公曰守邊之策莫如自重奈何以小侵故使鄰道勞費非至計也以事上聞詔以諭西帥公雖居外

意未嘗不在朝廷于是濮王園廟之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憂形于色密疏請還臺諫官之謫者四年神宗皇帝即位遷給事中召拜三司使有司議增官吏俸直公以謂京師狃于恩不喜擾唐税間架可以為鑒恐所得不當所損奏卒罷之請出汴河運船于江湖轉東南之粟中外為便熙寧元年正月拜參知政事公自以進由直道感慨知遇益致所以事君之義純誠盡公多所獻替用人明言其才否不立恩不避怨與同列論政事反復再三終不屈祖宗法有所更近臣有所進退尤極其慎雖在帝前必究切辨析要是非之歸未嘗反顧帝以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風采二年三月告疾帝遣高醫相屬內侍入問狀驛召其子淑問于復州歸侍四月帝幸其第臨問出涕久之某日薨于寢車臨奠哭之慟明

日遣中使以禁中舊所畫公像付其家傳之輟視朝二日賻
卹有加贈禮部尚書官其子孫及外姓通九人喪歸所過治
道發卒護送太常議以公正而不阿剛而能斷謚曰質肅以
明年二月某日葬于江陵府江陵縣龍山鄉太師之塋次公
端勁之質出于天資立朝風采凜然遇事立斷初無留思而
篤于學問待人恂恂有禮自奉簡約未嘗問家有無將終屬
其子以修身持門戶而已輔政裁逾年年止六十不得究施
其志此天下所以歎恨也有文集若干卷奏議二十卷邊防
利害五卷娶楊氏諫議大夫生之宗女誥封魏郡夫人子五
男淑問朝奉大夫嘗爲御史有直聲能世其家風義問某官
待問早亡嘉問宣義郎之問承義郎二女長適寶文閣直學
士通議大夫謝景溫次適承議郎王某孫十七人今上元祐八

年將建碑葢上來請文乃論次其實而系之以銘曰

粲粲唐公媚于三宗好是正直有言有庸公之于言剛不違義伏奏殿檻面刺大吏引而質之在列汗愧不貶不明薙荒萬里人于禍福有擇而言則迎則嘿久酬爲安虩然大聲震彼愔愔皇恩其忠士慶其返乃踐中外乃都休顯公長憲府入無邪諱公總財省民飽而裕乃登輔弼彌論政猷祖宗典則惟帝之求國惟其仁毋變以利物惟其常毋鑿以智有或出此予曷敢同以劇以守惟理予從斯道之恃隱然在公天畀公厚胡饫者壽帝咨不憖士民永疚龍山之藏有銘詔之神隧之表次詩在碑百世無斁正直之思

唐質肅公神道碑劉摯撰元祐八年在江陵府輿地碑記目

房州修城碑陰記

蜀人大抵善詞筆而少吏能眉山任師中嘗與予言吾蜀前輩有吏能者唯何聖從陳公弼二人而已小子不才敢出其後然師中之言亦自負爾何公予不及識治平末年予爲岐府掾是時陳公去岐未久竊嘗訪其行事大略馭吏嚴察人不敢欺姦吏不敢欺則良民自安將吏小大之牘罔不經目小則幕府大則自操筆爲之嘗以紙數幅使兩人持其端提筆懸懸書之理法皆備出人意表官吏以此服之是時蘇子瞻登制舉簽判府是實佐公其後子瞻亦自負吏事人或詰之曰吾得之陳公也崇禎癸未歲予以罪謫居房陵州隘陋無遊適之地或乘興登城以縱目獨怪是城矗矗言言而門觀臨塹一如邊壘皆有法度因念房居深山中土疎匠苦又

安得至此哉久之至南門得石表曰修城記乃是皇祐中草竊王倫者賊張均房間朝廷自謫籍起陳公守房陵所爲者迨今六七十年矣且諸邊城始非不工至六七十年有不圮者乎而茲城獨能如此夫城猶法也法者政事之所守人亡而守不廢者鮮矣故曰作事可法皆謂志久之言也子瞻在岐與陳公不相叶竟至上聞其來陳公以鄉里長老自處子瞻少年氣剛不少下子瞻後悔此事不喜人聞之於是作陳公碑傳是亦補過之言云

房州修城碑陰記張舜民撰崇寧二年在房縣今久佚金石存佚考

隱居宋君墓志銘

未見據金石存佚考錄入

隱居宋君墓志銘并序

鄉貢進士濟南林述祖撰文新授右宣德郎陳璞書前杭州新城令林□篆蓋

廣平宋君少年舉進士有聲場屋間晚不得志□長□□曰吾豈不安於命哉有先人之廬可以庇風雨有山中之田可以具伏臘教子弟以先王之道竊於太平之時追配古之隱者亦幸矣於是退就西郊增完舊構一觴一咏優游卒歲元祐七年秋余嘗造其廬君是年六十有六雖老矣而精力益健語論亹亹可聽使人悅然解愠若子若孫鱗次侍側雖幼者亦愿而有禮又令人嘆夫積德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也作別才兩月君逝矣聞也爲之惻然今諸孤不鄙謂余以君不朽之事相付勤懇不可辭故爲書之君諱揆子文其

字也古爲蘄之廣濟世以貲右姓大王父德遇王父九皋父
潮皆潛德不顯君蚤失母夫人事先君至孝已而先君捐館
舍移其禮事伯父尤謹而同氣數人尚幼拊育之既有成畢
其嫁娶而生事益滋門居不妄笑語貌厚重而中甚敏規畫
家政有法度死之日親族閭里哭之皆失聲其爲人可知矣
娶郭氏有淑行前君十一年卒生子八人彞彥遵敏修逍造
逍遥孫男十三人女八人曾孫女一人彞敏修力學能文彥
等幹蠱用譽敏修有高節尤精醫事病者應手而愈未嘗以
報爲念士大夫多奇之君以歲壬申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卒
於家以甲戌年春正月初七日諸孤奉神匶葬於安樂鄉白
沙里城隍林之東先夫人實祔銘曰
猗嗟宋君考槃空谷篤孝於親季後用睦亦爲政焉矣其榮

豫似續彡賢永貯爾福

宋君墓志銘林述祖撰陳琪書林□篆𥙿紹聖元年在廣濟縣城陳林佚金石存考

鍾離權草書

佚據人蜀記錄人

莫將外物尋奇寶須問真師決本錯尋八塊張子高鍾離權始自王屋游都下弟子浮玉山人李乞此字今又將西還丹元子再請書卷之末紹聖元年仲冬望日權

白羊市蒸峽州宜都縣境上宜都唐縣也謁張文忠公天覺墓殘伐墓木橫道幾不可行天覺之子直龍圖閣茂已卒一孫一有官病狂易一白丁也初作墓江濱已而不果葬改葬山間今墓是也而舊墓亦不復毀啟隧道出入中

可容數十人坐有道人結屋其旁守之道人出一石刻草書云莫將外物尋奇寶須問真師決汞鉛寄入瓊張子高鍾離權始自王屋遊都下弟子浮玉山人來乞此字今又將西還丹元子再請書卷之末紹聖元年仲冬望日權郎世所謂鍾離先生子高即天覺丹元子即東坡先生與之酬唱者後有魏泰道輔跋云天覺修黃籙醮法成浮玉山人謂之曰上天錄公之功爲須彌山入瓊洞主宜刻印謝帝而佩之天覺不以爲信故浮玉又出鍾離公書爲證後丹元子又爲天覺求書卷末又有徐注者跋云天覺舟過真州方出謁人有布衣幅巾者徑入舟中索筆大書關人呂洞賓來謁張天覺十字擲筆即去而天覺適歸墨猶未乾注真州人云親見之入蜀記

三游洞黃大臨等題名

未見據入蜀記錄入

黃大臨弟庭堅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辛亥來游

三游洞門上有刻云黃大臨弟庭堅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辛亥來游按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二年過此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者誤也入蜀記

按紹聖二年三月爲丙申朔其辛亥則月之十六日也山谷蓋紀日非紀年放翁以爲誤非也金石存佚考

黃庭堅題名

未見據入蜀記錄入

黃庭堅弟叔向子相姪檝同道人唐履來游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

三游洞外溪上有一崩石假仆刻云黃庭堅弟叔向子相姪檝同道人唐履來遊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入蜀記

呂叔龔題名

未見

三游洞呂叔龔正書紹興壬申七月在洞口石上王雨堂碑目

□□等題名

未見

三游洞□□等題名正書乾道癸巳王雨堂碑目

汪必進等題名

未見

三游洞汪必進正書紹熙甲寅中秋王雨堂碑目

楊子深等題名

未見

三游洞楊子深正書慶元丙辰 壬甫堂碑目

東坡手書詞

行書 在黄岡

歸去來兮吾歸何處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來日苦無多坐見黄州再閏兒童盡楚語吳歌山中友雞豚社飲相勸老東坡 云何當此際人生底事來往如梭待閑看秋風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剪柔柯仍傳語江南父老時與曬漁簑 元祐六年十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九十日春都過了貪忙何處追游三分春色一分愁雨翻榆莢陣風轉柳花毬 閬苑先生須自責蟠桃動是千秋不知

人世苦厭求東皇不拘束肯爲使君留　東坡居士書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歎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　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取天眞幾時歸去作箇閑人背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　紹聖二年重九日眉山蘇軾書

元豐七年四月一日余將自黃移汝留別雪堂隣里二三君子會李重覽自江東來別遂書以遺之東坡居士集

楊元素起爲富川閤先生自黃移汝欲順大江逆西江適筠見子由今富川弟子員李翔要先生過富川滿庭芳序所謂會李仲覽自江南來者是今藏下雉李氏雪山集

坡書此黃州二詞行模大小絕似表忠觀碑遂無一筆失度弇州山人集

石刻蘇文忠滿庭芳臨江仙行香子詞三闋郡守郭鳳儀自峨眉摹歸勒於石者今在坡仙亭上黃岡志

赤壁堂三楹中祀坡公小像旁附其手書四詞及竹石畫碣於壁鈍齋文選

荊南彌勒瑞像碑佚據荊州府志錄入

夫道無形相假物以明物有色形寓心可見如來以大智慧立於天地中而功用神通廣大精微不可思議非智可知非思可得惟妙悟者聽不以耳視不以目用金身於一草現寶刹於一毫佛之靈通變化無所拘礙惟形像物色隨所示現形像物色雖見於淺近而靈通變化出於無窮此瑞像所以昭示於世也或立或臥或大或金流轉尊崇於海內假一微

物托無情而能靈驗殊勝爲福爲利讚歎不及蓋佛力有以感藉也荆南萬壽福嚴禪寺彌勒瑞相者高氏時清泰中有金陵商葉旺將往荆楚舟未發忽一僧曰願附舟尾旺許之朝開帆而夜達荆矣旺訝其神速日往城之祈雨寺因踏溺水旺驚急救之乃獲銅相有五色毫光旺以其狀聞高氏迎置崇禮於萬壽右手缺中指屢命工補鑄不成其後漁人得之於高沙湖因補缺處遂完就無瑕欲遷梵剎力舉不動高氏焚香願隨香烟所指處居焉遂指今寺寺僻在府之西北隅人跡罕至余因暇日偶獲一見竊惟聖宋革五季之弊佛道大通士大夫莫不喜談篤好太平日久異跡靈物所宜彰著而迺湮沒沉廢不得顯現感歎久之適會紹聖四年夏旱府官遍禱無應因語知府事蔣公之翰令瑞相英靈殊常而

府人未嘗知焉蔣乃迎至承天寺府城士庶皆往瞻禮是夕果雨欲送相還寺余又率提舉常平周公伸同禱焉次日復雨郡境霑足歲有豐望嗚呼可謂靈應矣觀瑞相非金非銅不磨不磷而光彩常瑩徹尤異於他相且相湮晦於百年之間而一日復顯於荆楚爲惠澤以利邦民然則豈一銅物之能若此前所謂佛力有以憑藉者也士亦固有久困隱淪愁寂萬狀及得時行道功利濟物榮寵冠極非人自隱顯而繫時之用舍如何耳於銅相又何異焉僧悟超屢乞余記因錄其本末而傳焉

荆南瑞勅瑞象碑黎珣撰紹聖四年此記胡氏府志以爲蔣之翰撰非是施氏府志謂不知何人所作按江陵志餘言政和中黎珣作記今像雖不存而碑在亂叢中則是猶

及見之也然碑稱瑞像在萬壽福嚴禪寺以禱雨迎至承天尋復送還而志餘及府志均附此記於承天寺中又不言萬壽寺今在何處蓋不可考矣今碑亦無有而寺僧猶指言瑞像以塗民耳目或且從而信之何哉金石存佚考

韓魏公詩

佚

春亭記韓琦爲亭魏公記之其後魏公因黃人孫賁來見感念作詩有嘗念春亭記踢敢示不朽之句賁以魏公詩刻石東坡爲之記云輿地碑記目

春亭記

佚

見上

寇萊公祠堂碑

佚據公是集錄入

上元年相國萊公以譴死南方有詔歸葬雒陽道出江陵江陵之人德公之相天下又哀其死相率迎柩公安哭以過喪大家賻貲小家斬竹插錢帑獻之已獻因投諸路旁竹皆更生蔥蒨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云遂私作祠堂以爲公歸水旱疾疫于是請命罔不響答後二十餘歲南郡太守乃告縣吏作公廟以遂百姓之思昔者召伯聽訟甘棠勿伐鄒子吹律陰谷生黍今而封殖孰與斷而蕃育爲之而榮孰與感之而生惟萊公相天下生能使一物不失其所死能使枯槁復息以昭其仁以顯其神黔首戴之子孫不忘可謂靈矣乃作炎歌刻之廟碑辭曰

孰作祠堂江陵之人云孰亭之萊公之神　孰毀萊公朝廷
不知孰譖萊公死而不歸　公歸掤所于汝信處取彼譖人
投畀豺虎　赫赫萊公爲天子忠公今既死誰相天子　西
有昆夷北有玁狁公平不存鰥寡允遜　纖纖之竹昔惟枯
莖公惠我民速哉青青　誰謂公遠我瞻在堂顧我人斯亦
孔之明　誰謂公遠我瞻在竹顧我人斯亦孔之育　世勿
我摧萊公之依於斯萬年不遐有違

寇萊公祠堂碑劉儆撰在江陵府輿地碑記目

金石志九